



劉先主
遺詔托孤兒



難張溫秦
突逞天辨



征南
寇丞相
大興師



渡瀘水
再縛番王



大字繡像全圖三國志演義卷十二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託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識。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上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煞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耳。

觀先主託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為重。終以伐魏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為讐者魏耳。與我為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者也。不能為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最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為真話乎。為假話乎。曰以為真則是真。以為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為曹丕之所為。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荊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矣。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二着。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着。鄺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

中掣班又在乃郎手中掣班似乎極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帥相之禮不尊。帥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唯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唯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叙曹丕不叙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叙曹丕司馬懿。又叙後主孔明。或詳或畧。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

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補照前文先主嘆

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

遂傳旨就白帝住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

於王事。先主感傷不已。又總點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黃權下落却在先主

一邊聽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劉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

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待

黃權勝于曹丕之待于禁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

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今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

吳不可。此正體貼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

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謝不受。不受爵還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

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為相信之深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

忠義安能事兩朝

堪嘆黃權惜一死

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

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

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

不說主上而說臣下，亦是不好說得曹丕耳。

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

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

賈詡可謂知己知彼。

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

勝之理？

曹丕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不曾見得自己。

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

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

陸遜多謀，必有準備。

劉曄之見，不丕曰：

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

照應前文。

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

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

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解說，不似今人之首鼠兩端，反覆不定也。

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

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

拒曹仁。

東吳三路兵却借據馬口，中叙來省筆之法。

劉曄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丕不從，引兵而去。却說

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胆畧。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

取羨溪。桓遂盡擄軍守把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

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眾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

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

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

之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項上文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

耶。預為曹丕自來伏筆於是傳令教眾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桓亦能軍且說魏將先鋒

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

旗齊整。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

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

吳一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路文鋒却用實

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

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文鋒用虛寫妙言未畢。忽探馬

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文鋒亦用虛寫妙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

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明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

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如此大關目處。以下再說西蜀去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

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

兩目昏花。厥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卧於龍榻之上。將寫先主臥時將寫忽然

陰風驟起。將燈吹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

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

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

信義。皆勅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先主扯定

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

先主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

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

劉禪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且說孔明到永安宮。

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

有兩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

之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以三顧始以托孤終三顧之禮

兒子下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

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生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

才何如。

百忙中忽論馬謖人才極似問話不知後來却是紫的話

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

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早為九十六回伏線

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

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畧。與孫權學問相似聖人云。烏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起來矣

只說曹操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

望丞相教之。

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

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

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

矣。有心腹之言相告。

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

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邦定國。終成大事。

獨以曹丕比較是說又作一頓

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

成都之主。

宛似劉表讓荊州之語。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

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

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

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

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

言罷。遂命二王同

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眾官曰。朕已

托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又囑趙雲曰。朕

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覩吾子。勿負

朕言。

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與別將不同故又特囑之

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眾官曰。卿

等眾官。朕不能一分囑。願皆自愛。

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眾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

言畢。駕

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

寶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為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是

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

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唯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

必也玄堂太室。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

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

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

無別也。○少陵為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為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

馬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可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烈者光也。武也。隱然以尊皇太后吳氏為皇太后。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也。烈者光也。武也。隱然以尊皇太后吳氏為皇太后。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也。

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上按西蜀以下再叙魏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

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諺所云東邊

不若西賈翊諫曰。劉備雖亡。必托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

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

與劉曄諫伐吳一般見識

正言開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

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

司馬懿憤與蜀做對頭却于此處早伏一筆

丕大喜遂問計於

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大兵五路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

救應然後可圖

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問何五路懿曰可脩書一封

差使往遼東鮮卑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

此一路也

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應

再脩書遣使賫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

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

早為後文七擒

本妙張再遣使入吳脩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

路也

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及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

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

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

此一路用蜀中降將雖是主兵亦屬客兵猶之以蜀攻蜀耳

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

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

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兵

共大兵五十

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

丕大喜

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

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

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肥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

百忙裡又補叙別將筆法周密

以上按下文魏國以

西下再按

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

凡一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

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

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為婚。原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

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第二路乃

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蜀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

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為第一路。蜀

第二路蜀却以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羗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

此為第四路。却以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羗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

魏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兵。蜀報以魏兵為主。重在魏兵。故前後次序各各不同。別處敘事。或一邊實寫一邊虛寫。此處獨兩邊皆詳叙。一番又換一番筆法。此五

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丞相不知為何。不出

視事。奇絕。令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讀即差近侍賞告。宣召孔明入朝。第一

近侍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後主轉慌。後主

宣召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後主轉慌。後主

此亦慌者。至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第二

大臣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後主轉慌。後主

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病只在不言。放入上

猜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

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

第三日多官往候

從早至晚。又不見出。

猜測不出

多官惶惶。只得散去。

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啟奏皇太

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我當自往。

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

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

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

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

乃下車步行。

杖在小池邊觀魚。

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

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

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

此能變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

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兵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

下何必憂乎。

孔明之意只教

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

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托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先言自己托病不出。不與眾官議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

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

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覺字宙大將軍之稱。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

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于龍漢升等戰功馬超頗

覺冷落于此處。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

用之功却不小。入為疑兵之計。蠻兵唯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

此處用着魏延。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

魏延亦不冷落。嚴守永安宮。托孤時事却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

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托孤時又知曹真引兵犯

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

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却不戰。而用字又是一樣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

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又總用興苞二

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眾人不知之故。只有東吳一路兵。未必

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救。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

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難。然如此須用一舌辨。

之士遷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為第一路。

却又以此一路為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

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恩此數杯酒只算壓驚。

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眾

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裡賣甚藥。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

此人不與飲酒。無唯如。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為戶部尚書。

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

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不用鄧芝問孔明先用孔芝曰。

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

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孫權一語。未審丞

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

何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束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

可。妙在待他自說出。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

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

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 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為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俾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孔明之遠鄧芝為伐魏地也然為伐魏地亦正為吞吳地也先主嘗讐吳矣先主讐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為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托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為天對以答問又復為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言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速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